



渐行渐远渐别离

□马万里

看样子,我肯定不是那种胆小如鼠的人,但我的确被惊吓过。

那年我6岁,弟弟2岁,我姐11岁,她是家里的老大,从小泼辣、胆大。头一天还骑爸爸的自行车练掏窟窿,第二天竟然敢坐上座到处飞。那是夏日午后,爸爸、妈妈在午睡,姐姐一个眼色把我和弟弟勾引出来,她要带着我和弟弟去兜风。看,她的那幅表情简直能豆上天。

兴奋地跑了一大圈,回家时拐弯处有一个很大、很深的大土沟,姐姐故意骑在沟边,将车把一阵乱拐,嘴里还吓唬我俩:“跌了跌了。”我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,脸也吓白了,惊慌失措得很,这一慌就乱了方寸,竟然不知道往下跳。姐姐本来是想炫耀她的能耐的,谁知三拐两拐之后,咕咚一声我们仨连同洋车一起拐进了深沟里。弟弟哇地大哭起来,而我的胳膊肘、膝盖上都流了血,弟弟的脸也擦破了皮。姐姐这下可不得了,赶紧把我们拉起来,从沟里往外爬。我抱着弟弟,她扛着那个后轱辘拧成麻花状的自行车,我们像残兵败将一样灰溜溜地往家走。

也就是因为这一摔,的确把我的胆给摔破了。这件事,几乎影响了我一生的果决,我的心里有阴影,干啥都掂量再三、左右权衡。那年和我同岁的小朋友都在练车,我却不敢,被大人逼急了也是只敢掏窟窿骑。上高中时就有同学骑洋车,而我只是走路。上班后因为离家远,爸爸心疼闺女,买了一辆24型的“剑鱼”自行车。这个车小而且轻,不容易出事。但我一开始骑车不知道怎么拐弯和捏闸,一次快到家门口时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,竟然直接冲向他,所幸没有伤到人。我被人教训了几句,脸羞得像一块大红布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还有一次,去市图书馆看书回来,从北向南一溜下坡,我骑着“剑鱼”正摇头晃脑、春风得意,谁知一个拉平车的男人突然横穿马路,突变状况让我捏不住闸,咣当一声撞到了平车上,一下摔了个嘴啃泥。车没坏,把歪了,腿瘸了。

还有一次,因突然接到一个好消息,我骑车一路狂奔回家报信,由于激动,两眼放光,喜形于色,骑得太猛,直接怼到路边花坛上了,真应了那句“人欢没好事,马欢一溜屁”的景了。还好,没有人注意我有多尴尬、多狼狈,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,依然兴冲冲的,但再也不敢莽撞了。

想想这一生我都不敢骑大车,更不敢动开汽车的念头。从小到现在我一共拥有四辆车,第一辆是做姑娘时爸爸买的小“剑鱼”。1988年结婚时,婆家买了一辆上海牌飞鸽自行车,作为聘礼送给我。这辆车跟了我很久,一下骑了24年,光车胎换了五六次,补了无数个大窟窿,最后梁上的黑漆都有点儿脱落。2011年,我调入报社工作,路又远了,爱人疼我,悄悄给我买了一辆电动车,简易款的那种,不用费力蹬,把一拧就跑得飞快。飞鸽车终被淘汰,30元进了废铁站,至今后悔没有留下它最后的照片。它跟我有感情,跟我儿子有感情,跟我们一家三口都有感情。那些年爱人前边驮孩儿后边驮我连同鸡鸭鱼肉,去丈母娘家串亲戚。后来我驮着孩儿上学、下学,驮着他逛街、回姥姥家。

这辆电动车又跟了我10年之久,陪我一起风雨兼程。前年去我姐家,车只在楼下停了10分钟,电瓶却被偷走了。后来换的电瓶不是原装的,一颠簸,就得下来鼓捣一下接口。再后来座也凹陷了,灯也不亮了,后支架也零散了,找我修电动车的同学用铁丝固定了。它就像一匹又老又瘦的蓝马,尽职尽责了。最后一天当我骑它去换新车时,它似乎有灵性,似乎预感到了将别离,一路上一次也没断过电,让我两眼潮湿、心有戚戚。临走我依依不舍地扭头看它,嘴里咕哝着再见了老伙计。它孤零零地立在风中,不知会不会想念它曾经的女主人,想念我身体的温度。但这次我留下了它的照片。

目前最新的电动车名字叫哈啰·棒途,是我用参加文学大赛的奖金换的,我不知道骑着它会不会写出更多、更好的作品,但我会努力、会加油!

喜鹊 不仅是 报喜鸟

□李健

喜鹊喳喳叫,好事要来到。山里的老辈人,都很注重喜鹊在自家房前屋后筑巢垒窝,意在召唤着后世人的兴旺发达。

老家后坡有棵老柿树,粗拙的树干上垒着一个黑乎乎看起来很粗糙的喜鹊窝。据奶奶说,“鸟族”在此定居已不是三两年了。

筑在老柿树上的这所“宅院”,每年初春,总会有一对喜鹊前来入住,尽管不知道来者是喜鹊老辈,还是喜鹊后代,但年年都有喜鹊来“装修”遮风避雨的家,然后就在这个装满故事的老宅里编织梦想,享受爱情,繁衍生息。

百年的老柿树,年年都要历经风霜雪雨的洗礼,春季依然枝繁叶茂,秋季枝头硕果累累。每当春风来临,老柿树随风摇晃,喜鹊窝里便传来“叽叽喳喳”的声响,那声音好似童声奶腔,充盈着稚幼的可爱。羽翼丰满后,小鸟也偶尔展翅一跃,宛如模仿妈妈的旋律。不安分的小喜鹊,抓着枝干鸣叫,跳跃、振翅、试飞,又像听令着妈妈“喳喳”传道授业。

老柿树开花的时节,树杈上硕大的鸟巢突遭横祸,一阵怪风卷入厄运,鸟窝伴着树枝“咔嚓”的断裂声,随风跌落下来。那对老喜鹊“喳、喳、喳”,低旋狂叫,惊恐护雏。面对灾难,不停地扇动着翅膀阻击外来者入侵。

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,鸟儿也不例外。望着跌落摔扁的鸟窝,一个承载着未来希望的幸福一家,就这样几乎毁于这阵狂风。

地上的小鸟呻吟着、挣扎着,整个身体瑟瑟发抖,眼睛里透出惊恐的表情。奶奶扔下手中的农活,从身上的旧棉袄里扯下棉花袄套,垫在缝衣针线框里,小心翼翼把两只受惊的幼鸟放进去,搬来梯子将其绑在门前梧桐树上,在四周插上枣刺荆棘,替喜鹊避开了危险。

梧桐树上,喜鹊一家成了奶奶心中的一分牵挂,贫寒生活中多了一分守护。小喜鹊在奶奶的看护中一天天长大,突然有一天,没人料到,鸟儿全家竟悄无声息飞离。奶奶叹息地说:“花喜鹊尾巴长,好了伤疤忘了娘。看来,不会再回来了……”

日出日落,又是一年新春到。

门前睡醒的梧桐露出了新绿,放学归来,一眼瞅见衔着树枝筑巢的喜鹊。“奶奶,奶奶,花喜鹊回来了。”“什么回来了?饭还没做熟,坐下再等等。”耳背的奶奶,显然已经不记得那对不辞而别的喜鹊,灶堂里听到的只是我的声音。

不期而遇且择木而息的这对喜鹊夫妻,日日不辍在家门口的梧桐树上默默建设着、喳喳欢叫着。喜鹊吉庆鸣叫,奶奶脸上的褶皱也舒展了许多,偷偷将全家舍不得吃的麦子装在衣襟下的贴身衣兜里,趁着家人不注意撒在树下,还自言自语:“喜鹊啊喜鹊,在梧桐树上安家垒窝吧。”

或许是和喜鹊有缘,在奶奶的期盼和念叨里,一个看起来并不美观的鸟巢,不经意间就诞生在了梧桐树上。尽管看上去很粗糙,可这是鸟儿用智慧和毅力一枝一叶盖起来的家。

谁的幸福都不是挂在嘴上,幸福是干出来的,哪怕是一只鸟,一样靠着灵巧的喙,一枝一叶筑起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园。



诗歌欣赏

我属于黎明(外一首)

□郝军

夜里,总是睡下很晚
浏览了一会宋词又涂鸦了一首小诗
梦里,还和李白、杜甫交流心得
大师们困了,已长眠而去
留下我,兀自在念念有词

清晨的阳光照在窗户外
天空的月亮早已带着梦境悄然而去
我尚睡意朦胧
模糊中追寻着先贤走过的脚步

枝丫上的小鸟早已不耐烦
叽叽喳喳地告诉我:你该属于黎明
还不快把这明媚的晨光接住

过往的岁月

走出去,不妨也是一种选择
风,阻挡不了我的意志
拾起,岁月已面目全非
尽管被过往碾轧得支离破碎

预言曾雨点般砸下来
咒语早已滚落山崖
这是草木续命的狂欢
期待来一场心跳似的万马奔腾

岁月的信片已泛黄
鸟鸣和童心荡然无存
十月,合欢花已闭合了眼睛
静心,倾听来自空谷的回声

古风二首

□米国强

游子吟

绵绵沃野木禾新,秀发牵根念念真。
故土风调花带笑,边关雪瑞雁狼音。
饥寒怎去当追问,饱暖何来应入心。
洒血抛颅红大地,春光烂漫感恩恩。

退休日抒怀

红透夕阳云叶游,时光流转催人休。
悬壶济世紧跟党,救死扶伤不计酬。
浪涌曹公壮心句,风吟陆氏咏梅忧。
人间劫难疫情在,安忍闲居观景楼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
jzwbxq@163.com

